

中国近代日记丛刊



孙宝瑄（1874—1924）

一名渐，字仲巧、仲愚，浙江钱塘人。其父孙诒经曾任清户部左侍郎；其兄孙宝琦曾任清驻法、德公使及顺天府尹，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；其岳父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，曾任两广总督。孙宝瑄虽官位不显，但交游广泛，与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严复、宋恕、汪康年等都有密切接触，于日记中均有详细记载。

孙宝瑄 著

忘山庐日记

中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孙宝瑄 著

忘山庐日记

中

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

光绪二十八年壬寅(1902)

正月

一日，晴。晨，衣冠出贺岁。日中，诣省三，留午食。跌，偕出城，至丹桂观优。晡，游张园，李氏昆弟皆在。晚，归。夜，倦，早眠。枕上为渭东撰洞房喜词，半涉调侃，词云：太极两仪生四象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吉日良辰，洞房花烛新。是聪明富贵人，是英雄儿女好婚姻，莫辜负绣枕香衾。祝他日期颐偕老，百子千孙。又戏向岷词云：银河驾鹊桥，牛郎会织女。最恨张园茶叙，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敢语。逞今日佳节良辰，阳台下云雨。盖渭东、向岷，同于初六日完娶。向岷妻吴姓，累偕其母、姊至张园，往往与其夫家人相遇，恬不为怪。是日元旦，去嫁期五日耳，犹至园品茶。向岷兄弟辈，亦往聚而观之。母女三人，熟视若无睹者，咄咄奇事！

二日，晴。马车出贺岁。晚，铭舫招饮于高文秀家。夜，归。

初三日，晴。待三郎不至。晡，至味莼园，徘徊久之，遂归。诣质斋谈，留晚食。夜，入城。

质斋为余言曰：我国目下官民之交困，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，如何，如何！余曰：盖自中日一战，义和团一变，支那元气剥丧极矣。剜肉补疮者，肉尽而骨见，奈何！竭泽而渔者，鱼将尽，奈何！凡前日之主张排外保种之宗旨者，适足以自困其生，自灭

其种而已。或曰：苟不大乱，朝廷安有变法之意事？曰：变法亦何可易言耶？试问朝廷，今日除废八比，设学堂外，所变者何法？任变法之事者何人？恐日后仍不免泄泄沓沓，有名无实也。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，而欲挽回于一日，非有大手段，大见识者，不能奏功。而今之当轴者，半皆不学无识之徒，所谓力小而任重，鲜不覆也。悲夫！

初四日，晴。衣冠答拜毛实君。日中，至金谷香，呼三郎来小谈。跌，诣叔雅。晡，吴季英家送夜至李处，余与徐显民作冰人。夜，讌于叔云家。

初五日，微阴。观《西游记》。

《西游记》一书，为长春真人所作，盖指明金丹要路，使世人知所向往。观于观音现身，云中留简帖示唐君臣，云西方有妙文，可以悟矣。玄奘所取者无字真经也，试思无字真经是何物？若作浮屠所诵之经解，何得云无字？一人能了悟无字之经，可称闻道矣。篇中参互错综，种种皆譬喻，无非形容妙道。惟火候工夫，则不能解，必得师诀而后可细细辨认也。

晚，诣江南村讌饮。坐有石芝、丽轩，荫亭之约。丽轩有弟字少侯，亦喜谈佛，尝闭关三年，释典涉猎殊多，游白下，见杨仁山，纵谈数日，知其净土功成就，以为当代罕与匹者，是日亦在坐。

初六日，晴。汇东、向岷兄弟二人皆于是日迎娶，同时礼成，新妇皆美，而汇东妇尤有富贵福泽之相。夜，红烛高烧，鼓吹杂奏。余先送汇东入洞房；然后至三三径，观向岷夫妇合食团圆饭。

是夕，闻曾君和谈及都中拳民之乱，自云于太后召见时，力言团民之不可恃。端王怒，请斩曾某以谢天下，幸皇上为之缓

颊，获免。比退直，家人报云宅中被拳民抢劫一空，太夫人避至城外，夫人已伤毙矣。盖端王阴使人纵拳民为之。言之痛心。君和，文正公之嫡孙，袭侯爵者也。

见张子虞先生诗稿，皆轻妙丽秀之笔，是词家神髓，非诗家体格。

初七日，晴。闻芝生兄来，诣客舍访之，已行矣。日中，约仲逊、琴甫及三郎，于九华楼饮，罢，仲逊、琴甫散去。晷，与三郎同车游愚园，循廊绕榭，登山穿径，忽见面东堂宇三楹，因坐而茶话，闻箫鼓声出小阁中。晡，至张园观游人试足踏车。薄暮归，饮于雅叙园。复赴襄孙之约。夜，观剧于天仙，谭鑫培演《寄子》。

初八日，晴。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谓江流和尚是极乐中降来佛子。见十二回。所谓极乐者，净土也，而经又云：凡生净土者，不再入轮回。则玄奘又自何处来者？

俗画门神，每图秦琼、敬德二像，今乃知出于《西游记》。又俗门上书神荼郁垒四字，今乃知出《风俗通》。

薄暮，诣汇东晚饭。夜，造石芝，与谈久之；而仲巽至，邀余二人往圆明园路观外国剧。西人之剧，男女合演，其裳服之华洁，景物之奇丽，歌咏舞蹈合律而应节。人问其佳处何在？余曰：无他，雅而已矣。我国梨园，半皆俗乐，西人则不愧为雅奏。

初九日，晴。幼谷过谈，白云：去岁腊底，始由京师来此。道及都中情形，谓从前旗籍中富户颇多，往往于壁中或石板下，藏白镪、黄金巨万。盖朝廷不许其治田营生，不得已出此计。自团民之变，外兵入，以奸民为耳目，故所藏者皆被掘无遗，而财货之可见者无论矣。于是富者骤变为赤贫，与前大异。余又询及黄石孙何如？曰：石孙为人有气骨，戆气未除，为御史未一年，中外

官被其劾去者不少。无事时，辄以骂人自遣，而性俭朴，能刻苦，故虽薄，犹能度日。

晡，诣彦复。闻葑汉有难，盖因前结怨于某公，故必欲致死。事为督臣电奏，有密旨严捕立决。以天下之大，仇一匹夫。虽然，葑汉固自有取死之道也。

余谓彦复曰：我辈平日不以种界之说为然，设此时以葑汉之故，波及于我，亦不悔也。

葑汉所著书出，颇鼓动一世，造孽无穷。

初十日，晴。经甫先生过，小谈即去。

观《西游记》，今日方悟古代传语女娲氏炼石补天之说，即妙道之寓言。

余自获闻千圣相传之秘旨，于是凡东西古书，荒唐不经，汗漫无稽之说，前所不能解者，今皆一一解之。夫然后知古人凡立一说，必有立说之征意，断非无所为而发也。即《西游记》中离奇骇怪之事，不一而足，若非悟一子之注，何由知其为道书，然而能解者鲜其人也。惟《封神演义》一书，余尚未见，不知其宗旨所在，暇日当取观之。

孔子答子路之言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其意盖谓：能知生，自能知死也。生，我之门；死，我户也。来从何处来，去从何处去也。

掙黑豆集禅家之说，谓此药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所谓杀人者，七日混沌也；活人者，七日复生也。

明镜止水，皓月禅心，古今讲道者引为谈助，却都不知皓月二字譬况何物。或以为喻心地之光明，谬论也。请观《西游记》三十六回劈破傍门见月明一节，便知。

晚，诣江南村，何氏昆仲招饮。荫亭与余辨死后灵魂之有

无，余力言其有。荫亭始终以为无据。余曰：未尝无据，凡古书之所记载，友朋之所传闻，灵奇变怪之说甚夥。若执一己之耳目不及，遂一切目为伪造，则天下可信之事少矣。时在坐有叔云、向岷、芷香等，始皆不信吾言，良久又相继述鬼幻事不已，且皆指为确实。荫亭亦闲谈数则。余笑曰：尔等既驳吾言，何又为我作证？是夕，经甫亦在坐。

十一日，微阴。至九和，访稷滕。稷滕改道员，至广东候补，将于今夕登舟南下。日中，饗稷滕于九华楼，纵谈。

稷滕谓：今日人争言变法矣，然须先求变法之人，与变法之法，而后可以变法。无人无法，法于何变？余以为至言。盖法之当如何变，与何法之当变，海内士夫几人人能言之矣；而变法之人何在，变法之法何出，无有能言之者。但日号于众曰：变法变法，其能有益于国家耶？凡举天下之大事，必藉三者而行之：一曰人，二曰法，三曰财。得变法之人与变法之法，而不得变法之财，亦不足以举事，故理财亦要政也。虽然，得人与法而后可以理财，盖理财必有理财之人与理财之法，苟非其人，非其法，惟有丛扰殃民而已。嘻，其难哉！

晚，耕馀过谈。夜，坐观书。

十二日，阴。午食时，忽闻西友铅宁化去，惊异不止。铅宁，英国人，游支那有年，始操舟为业，年三十许娶意大利三醮之妇为妻。妇生长我国，能操粤语，常往来余家，自嫁铅宁，遂同居上海。铅宁寻改业为商，设大胜洋行于沪滨。前年津京之乱，铅宁单身北行，乘乱颇获奇利，携资南旋，遂置产造屋，俨然富家翁矣。性诚朴，接人蔼然可亲。余屡造其家，与共饭，甚爱之。会去冬少雪，一时多患喉者，死人无数。铅宁于月之七日，得是病，医药失法，以十一日之夜，没于虹口病院中。痛哉！

眈，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评云：佛经三藏，以阴阳言之：天为一藏，地为一藏，鬼为一藏。鬼，二气之良能，盈天地间，皆是也。《中庸》注云：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。此不言神，而单言鬼者，言鬼而神在其中矣。能收天地之精气，与其神合体，则为仙，为佛，为圣。离天地之精气者，即能孤修其性，不过为阴神，为灵鬼而已，此必然者也。

晚，诣石芝共饭。石芝力劝余持净土，以待外缘之至。余深以为然。夜，观剧，将往天仙，遇新吾。

十三日，晴。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中每至水穷山尽，辄有观音大士现身。所谓观者，以心内观也。合心与音成意字，所谓真意也。

第二回孙悟空自称当年飘过东洋大海，径至南赡部洲，学成人像。然则猿猴演变成人之说，仙师固已言之。盖人之能演变而为佛，犹猿猴之演变而为人也。持自有官器之生物，变化以来，皆由顺生；惟人佛之界，则以逆生。一逆，即止为天演之绝境矣。

世称盘古开辟天地，何以称曰盘古，无能晓解者。余读《西游记》，始悟得。观第二回评语云：菩提祖师设为盘中之谜，示以秘处，密传悟空，打破盘子，长跪信受。然则盘古之盘字，取意盘中之谜也。古字，十口之意也；十者，十字街头也；口者，口口相传也。

余从未观西人丧仪，闻其于死人尸棺敛竟，必舁至天主堂，神甫为之诵忏悔词，然后葬。是日晡，余以铅宁之丧，往天主堂。石芝偕其二子先在。须臾，灵輶至门，舁其棺而入者，皆其朋友也，合古人执紼之义。历阶至中堂，陈于木龕内，侍者五六人，白

衣执烛，绕棺而行。神甫峨冠博裳出，喃喃诵经。久之，复昇出至车中，鼓乐前导，往至葬所。是日，送殡者男女甚众，半皆我国人。余亦随往。葬所在南泥城桥之南，阨隘洞开，方广数十亩，皆西人没我国者之墓，石器纵横，花树杂生。铅宁棺至迤南垣下，有多人掘坎以待。坎列横木，棺陈其上。神父复持小册祷诵，洒水其上，乃下棺。朋友亦相助洒水。其妻杂众中，掩面哭甚悲。

晚，归，家祭。月明。忽闻叩门声急，表兄子涵至，挈余出城，饆于一品香。夜，观剧，演《万寿山人参果》，亦《西游记》故事。

十四日，晴。观书。日中，至金谷香。顷之，子涵及石愚、企堂咸来。须臾，省三亦至。饮罢，子涵登舟往苏台。余与省三访刘咏春。咏春扶病出见，与省三旧相识，十馀年不见矣。谈久之，遂散。余诣汇东。薄暮，与新吾散步至三板厂，观季皋所造新屋，巍然高峻，惜无树木翳卫。是夕，在汇东家晚饭。

余得一绝对，无能属对者，曰：海内三琪花农二梅翠玉。花农姓徐，名琪；二梅姓胡，名琪；翠玉姓左，名琪。夜，观剧。

十五日，晴。风起。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评云：儒本于黄帝之制字，发三才化生之妙道。黄帝实为儒，本孔子，特宣明其教，奈何后世以黄者为异于儒哉？此语有识。盖仓颉为黄帝史官，其造字隐寓妙道，相传天雨粟，鬼夜哭。其后孔子问礼于老聃，则黄老与儒是一家。后世妄生分别，以不知殊途同归之旨。

又五十六回评云：物未至，而有近物之心；物既至，而有滞物之心；物已去，而有逐物之心。是即如来所说，诸心皆为非心。忘山居士曰：于此可明练心之法。

三藏取经，必道由女儿国，得其通关信宝。忘山居士曰：说破不直半文钱。

《西游记》文章之妙，不必言矣，而其笔力雄奇之处，无过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节。如来对大众云：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。石破天惊，令人猛省。

日中，出城，至雅叙楼上独酌。俄诣源丰润。晡，回车至棋盘街买笔，即归。薄暮，新吾至。夜，家祭。月明。祭毕，与新吾对饮尽醉。饮罢，新吾倒卧榻上，饱啖罍粟烟醒酒。夜深去。余登楼往视母，见川如妹与女仆共持竹筐，筐上簪花系女帽，下插竹箸于米盘中，画圈燃香烧烛，若甚恭敬。余问何故。曰：请三姑娘。余悟殆与扶乩相似，因与妹二人扶之，问仙能作字否？仙忽书何仙姑三字，又作篆文道字。余不觉大惊，以为信有神至。俄又作去字，遂不动。乃三揖送之，群以为奇。

十六日，蚤晴。日中风起扬尘。晡阴，微雨。是日，入小东门谒刘乙老，俄至宝善街买屨。诣石芝，游味菴园。车中成七绝二首，为渭东题《红豆相思图》。诗如下：

云烟深处万楼台，绰约仙姑海上来。千种相思托红豆，几人从此换凡胎。人见肌肤若冰雪，我观色相出风尘。眼前直指蓬莱境，去向笙歌队里寻。

晚，观三郎演《卖榕花》。夜，饮于锦谷春，归时雨沾衣。

十七日，阴雨未止，补作半月来日记，将观书所得之理，及友朋所谈之语，耳目所见之事，一一录出，以备忘。夜，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七十九回，孙行者假作唐僧，剖腹出其心示众，都是红心、白心、黄心、慳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计较心、好胜心、望高心、我慢心、杀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谨慎心、邪妄心、无名阴暗之心，种种不善之心，无端于此处写出众生心相，令人悚然警

觉，何异暮鼓晨钟。

世人见《丹经》所言，每误会为御女采战之邪术，此大谬也。惟御女采战，亦能驻寿，但人过多，死后必堕地狱，其法术若何，亦有秘传。余急欲考求其法，使能尽知，亦于学问有益。何也？圣人与小人，冰炭不相入，然圣人必洞悉小人之一切作为，而后不为小人所欺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。

十八日，晴，观书。晡，诣穰卿，访荫亭。

周少侯谈一轮回事，甚奇，云：某地有寺僧甲，与相隔数里之寺僧乙友善。一夕，僧甲夜寝忽觉，披衣起，出户徘徊，中庭月色清丽，因欲访僧乙闲谈，遂散步而往。途见一车，载美女数人前行，甲心动尾之。一女视甲微笑，招与共载。甲欣然上其车，俄行近僧乙寺门外，偶转念曰：倘为人见奈何？即有人推堕之，觉天地昏暗，一身绵软无力。良久，忽见烛光闪烁，闻有人语，似僧乙声曰：犬生五子矣。甲自顾，亦一犬也，大惊，悲涕不欲生，因投入犬母身下，被压而死。一梦惊觉，犹眠已榻上也。翼日，访僧乙问之，其寺犬果生五子。乃往视，牝四而牡一，牡者不动，审视死矣。僧甲曰：此即我也。告以昨夜之梦，相与悚然。

晚，访石芝。石芝于修命一说，犹多疑惑，余多方譬解，终不能坚持。谓：但修一心可矣。余曰：修性不修命，死为灵鬼，不能出轮回也。且佛成道后，果有心而无身，何必称金刚不坏身？其金刚二字作何解？石芝不能答。夜，汇东约观剧于桂仙。

十九日，阴。观书。晡，诣新吾，荫亭亦在坐。

丽轩、荫亭兄弟二人，素不信仙佛鬼幻之事，闻人谈及，必以为虚语。谓：人生不过无端而有我，无端而无我，灵魂岂能离人身体而存者？日来荫亭颇有三分疑惑，思考得实据。余与汇东再四晓解之，荫亭似略有信意。

本朝祭祀之典，宗庙社稷外，又有所谓堂子者，祀以太牢。每祭，上必亲临。然举莫知其所祀何神。新吾于元宵在余家谈及，谓：堂子之祭，疑即旗人所谓祭竿子。相传满洲古时，有众部落相雄长，中有一酋，为众所妒恨，群引兵与战。酋战败兵溃，手持旗竿而逃，伏于道旁草树之交。见追兵骆驿过，乃竖竿，暗祝：神祇佑我。会有寒鸦三五，绕竿飞鸣，追兵见鸦在上，以为其下必无藏匿者，遂趋走不顾。由是获免，遂为本朝之始祖。此旗人祭竿子所由来也。堂子中所祭者，恐不过一竿而已。与日本人祭神镜无异。

汇东告荫亭云：五年前，在合肥应院试，大病几不起。夜，老姬持白纸示我，书小字一行云：上帝因尔念母情殷，锡尔遐龄，俾资侍奉。下犹有字，模糊不可辨。遂觉，病自此愈。

晚，讌新吾、介眉于金陵。夜，观剧。

二十日，晴，风。观书。

《西游记》九十一回，金平府元夜观灯，唐僧到金灯桥上观看，原来是三盏金灯，悟一子评云：三盏金灯，正水中之金，平满之候。宜看得明白，急早下手云云。在他人见此数语极平常，而余则以为大奇。盖张冠霞何以名此名，何以与我相遇，何以暗合道妙，岂非预兆？

布金禅寺四字，盖明欲行此法，非财不办。

非假不成真，故《西游记》曰假合形骸，《红楼梦》曰假语村言。

跌，至一品香，见子涵。晡，与同车至贩古玩处，购名人书画。俄至张园，遇彦复。

昨见叔雅，知太炎于十四日到海上，在囚庵家宿一夜，次日附日本舟东渡。会有满人来君遂处，探太炎消息，其仆悉举以

告，君遂其危哉！

晚，燕于九华楼。夜，与子涵观剧春仙。

二十一日，蚤晴。午阴，大风，微雨。作日记。汤蛰仙过。晚，季英招饮于一品香。夜，观冠霞演《错中错》。前在都，见田际云演此剧颇佳，后无续响者。冠霞此时虽丰采减前，而闺阁风度自若也，故演此剧犹不俗。

二十二日，晴。余观《西游记》，于昨日终卷。记去岁正月，曾观《石头记》一遍，盖与《西游》相为表里者也。《石头记》之通灵宝玉，即是《西游记》中傲来国花果山所产之石卵，二书著眼处在此。虽然，读《西游》者，犹有知其为道书，读《石头》者则皆梦梦。

余于己亥重阳后一日，与冠霞合影一图；庚子冬至后二日，与玉蟾阁主人合影一图。此为生平快意事，皆各印数纸，遍赠友人。其药水玻璃，贮黑匣内，携归置书架上，不启视者一年馀。至是偶取观之，则匣中空空，玻璃不知所往，岂宝物不能久留，终当破壁去耶？

二十三日，向午，蛰仙招饮一品香。叔雅、彦复、让三诸人皆在坐。又有汪子渊者，嘉兴人，在盛杏孙侍郎处掌译外国语，余始与晤谈。

子渊论及德相俾士麦克之始当国也，受谤与李文忠等，盖因削平民与贵族之权，归诸朝廷，故百姓莫不恨之。迨胜法国复仇后，又渐渐散权于民。其操纵之间，有微意存焉。国人至今始悟而感其德。

又云：俾相尝向国家索黄金数十万，曰：吾取此有大用。国王予之，而疑焉。议院亦疑之，以为俾相家贫，肥己而已。俾亦不辨，阴选国中男女嫠寡数十人，使自相配合，往居法国，生男即入法籍，长入法学校读书。所有资用，皆俾相供给之。其后德与

法战，军士所携法地图，皆上等精细，腹地情形德人无不深知，俾相之功也。

晡，诣渭东谈。晚，讌于江南村。

二十四日，阴，雨。喉间作痛，坐楼上终日，闲观《品花宝鉴》。是书摹写都下梨园中人物，笔墨尚清雅，惜无甚宗旨。余谓《石头》一书，写女子多美；《品花》一书，写男子多美。皆非其佳处。又《今古奇观》一书，每一事自成一卷，不相联属，其事迹之曲折，亦颇悦目。

二十五日，晴。前为川如妹延一师，即琴甫之弟昌甫，在杭州新娶妇，须弥月始克来海上。琴甫为摄其事，是日到馆。日中，荫亭偕其弟少侯来谈。

宪法未改，民约未立，而动言自由者，必为其一群之害，何也？纵我自由，则足碍人之自由也。或曰：彼言自由者，有权限之自由也；自由不逾权限，何足为害？曰：权限亦何可易言哉！权平而后有限，不平则无限。处我国专制政界内，凡民交际，在一贫一富，一贵一贱之间者，其权必不能平；权不平，而犹知守夫限者，必人皆圣贤而后可，否则必纵其自由，而不复知有限。自由而无限，则依然一有势利无公理之国民云耳，何足以语文明？

释家之学，有所谓观法，所谓观丈六金身法，观白骨法，皆幻想所结，恍惚有此境界。

二十六日，晴。日中，与三郎共饭于金谷香。跌，往视刘咏春。晡，归。

观《天台小止观》终卷。此书说止观种种法门甚细，并言修止观功候既深，身心明净，自有种种善根，开发心眼。所见有种种异相，复言其后有种种魔事，皆可以正念却之。其《治病篇》言以心治病法，谓脐下一寸名忧陀那，此云丹田者，能止心，守此不

散，即无所不治。有师言常止心足下，莫问行止坐卧，即能治病。又云：善用假想观成形气，能治众病。如人患冷，想身中火气起；患热，想水成冰。皆有效验。不知有人试其法否？

《证果》一篇谓：修止观者，了知一切法，毕竟空寂，名从假入空观；能于空中修种种行者，名从空入假观。此二种观，名方便观，非正观，然因是二观，得入中道第一义观云云。何谓中道第一义观，此上乘之法，千圣不传，即《法华》所谓止止不须复语，语则天人鬼神，皆当惊疑也。

从假入空观，亦名二谛观，亦名慧眼，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观，即堕声闻辟支佛地。从空入假观，亦名平等观，亦名法眼，亦名为道种智若住此观，智慧力多，虽见佛性，而不明了。故此二观，皆名方便观，非正观。

夜，诣经甫谈。

二十七日，晴。与友人约，同舟北行，检行装。晷，汇东及芷香偕来送行。晡，出城，诣荫亭，途遇陵斋。俄至宝记，与张冠霞同影一相。晚，与陵斋饮于江南春。

陵斋论道书中雌剑雄剑之别曰：刚者谓之雄，柔者谓之雌。其出游也，以雄剑将之；其归舍也，以雌剑迎之。虽然，剑不铸，则无雌雄之用。

又云：采药在赤龙，将至之一候，与生人生物之理殊。

又云：进阳火，言其动也；退阴符，言其静也。

礼尚往来，小往而大来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彼以伪乱真者，辄有来而无往，有取而无与，有进而无退，此所以去道日远也。《易》曰：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！

二十八日，阴，微雨。出城，至棋盘街普通书室等处，购得新译书十馀种。晚，质斋招饮于雅叙园。

饮冰室主人为李文忠撰一书，名曰《李鸿章》，又称《中国四十年大事记》，盖于文忠一生事迹，备载而加以论断，有褒有贬。其褒也，郑重其词；其贬也，则游移其词。吾逆知著者盖深服文忠之为人，其于文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，皆洞若观火。然于书中，仍不免委曲其词，而不敢直言者，深以目前海内人之脑筋不易感动，必如是立论，庶几文忠之冤，可以少雪耶！

二十九日，晴。诣汇东，与同至张园，遇张冠霞。薄晚，及汇东，同映一相。是日在汇东家晚饭。

三十日，晴。晨，陵斋过，即去。作日记。

前读《中国四十年大事记》，饮冰主人谓：李文忠为世势所造之英雄，非造时势之英雄也。盖隐然以造时世之英雄自许。余则谓天下非无造时势之英雄，然其功业之结果，往往在数十年数百年后，其及身而能立奇勋者，皆时势所造之英雄也。如华盛顿，如拿破仑，如俾士麦，虽云能造时势，不知实为时势所造。何也？三人之出现于世界上也，其国中之文明点已遍布国民脑中，而荟萃于三人之身，故仍不免为时势所造。必如法国福禄特尔、路索之流，乃可谓造时势之英雄耳。日本之井伊直弼，以欲师欧美所长，为国人所杀，卒兴日本维新之运。李文忠以谈洋务受重谤，亦开中国之风气。今日本无不颂井伊直弼之功，安知中国将来不颂李文忠之功？由是观之，虽谓李文忠亦造时势之英雄，可也。

晚，襄孙招饮于一品香。又至迎春，四处陵斋之约。夜，观剧。

二月

一日，晴。日中，毛实君招饮，坐有襄孙及刘君葆良。

古人无坐具，皆席地而居，故人与人相见，行跽拜稽首之礼，

以示恭敬。观于日本之风俗，而知之矣。今我国久无席地之法，而独留跪拜之礼，何也？

刘君葆良曰：人之谈新者，动云自由，吾不知其为文明之自由乎，为野蛮之自由乎？一语破的。盖近日持自由之名义者，半皆野蛮之自由，少年多被其惑，遂欲放纵自恣，不守范围，大为人心风俗之害。

晡，诣彦复，话别。薄晚，入城。夜，笃甫招饮一品香。将于明日北行，衣物行具皆入船，夜分往视之。闻希尚自北来。

二日，晴。晨，希尚来小坐，即登楼别母登舟。叔雅来握别。舟于食时解缆，向午出吴淞口。同行者为王绳伯，舟中观《卫生学问答》，无锡丁君福保所著。

西人近来考得脾胃不相连，脾于消食之事绝不相干，惟主生白血轮之功用，能杀各种微生物。微生物能害人，白血轮能救人，白血轮与微生物互相吞噬，其胜负与身体之强弱有相关，此亦新理。

读书有记事，有思想。记事属于文字学，思想属于格致学。文字每泥于陈迹，于古人所遗之事，不问在理与否，只一味顺受而已。格致学须步步思索，步步前进，并能弃其成见而别臻一境；故格致家谓文字学所练之心思，不若格致学所练者。虽然，记事与思想亦不可偏废，必互为用而后可。

我国人谓疫有神，故设法以驱之。西人谓疫有虫，故设法以防之。神不可见，而虫可见。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，终日与人争战，虫败则人生，虫胜则人死。

闻前数日蒋御史上书，请躬行节俭。盖内务府曾向户部索每年供慈圣之费十馀万，因请停止其事。上大怒，斥其昏谬，盖欲得母后之欢心，不能不如是也。然为太后计，宜劝皇上留中不